



01010433574S 郑州大学图书馆

醋葫蘆

明 西湖伏雌教主著

● 辛

澤校點



007102/03

序

余尝慨世之男子甘为妇人之行，而不能妇人其心。妇人以一夫终，外畏公议，内顾名行。男十色不谓淫，女适二便为辱。苦矣，身之女矣！吾身疇氏，而以人之顰笑为顰笑，歌和声随有奚悔？况乃所乐只争是一线，一线之乐又寄于夫子。非色足以媚之、才足以制之，弗得也。一夫一妇，为欢几何？中间生老病死，所去者半；声问缘贤，所去者又半；饮食息起，所去者半；悲欢离合，所去者又半之半。纵令黄满百秋，括计不过数载，若乃复杂以僻邪媚子。外室青楼，静言屈指，寂禁涕泗交横，妇人又乌能不妒？故妇人心真。至于而真，更无漏其一种志忑齟齬齟齬齟齬，无可奈何之衷。将为贤妇，又恐割爱；将为妒妇，又惜名称。至事势临颈，腴颜不顾，譬兹醋国，扇乃牝风阴氛，弥填区寓阳明，遂失坚刚，纵横在我，笑骂由他。□谁不爱名，甘任不肖，亶可悖矣。令天下亲友臣子，以兹为心，则三王无难四，五帝无难六。弑父弑君，不载《春秋》；刖之按剑，不载《列传》。不复有商周，安知有末流乎？奈何孤矫之僻，独钟妇人，劳辞彦唏，虚费笔

墨，扼腕哉！前有狮吼，继有怕婆，而伏雌教主今又为之
昌明其说，男子闻之，喜斯悦矣；妾妇闻之，能不自毁尽
葫芦中之一滴？不乃若都飘肆毒，冷姐生奸，即□矣。妒妇
亦当拔剑而起，斩断妒根，为莽男儿开方便法门，顿一面
之网，普无生之福，因以露洒杨枝，莲开并蒂，则世之获
福，不即多乎！兹集虽之绘妒，寔以救世矣。诸凡甘婆心
而稔怕婆者，虔请一卷，迎二三高衲，对其乃正，焚香恭
诵，礼拜忏悔，不必白面玉皇、黑脸阎老，梅檀香横，法
界花飞，有妒无妒，一时同超醋海。

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

说 原

都氏者，言天下之妇人都如是也。妇人乘阴霾之性，习狐媚之妆，能窃男子之意旨以为用；男子堕落其中，至死不觉。亘古及今，以及蛮貊，无不皆然，故曰都也。虽然情不足以联其夫不得妒，才不足以凌其夫不能妒，智浅不足以驾驭其夫，虽欲妒，夫亦不受其妒。试观都氏举止，其才情智识，自是太原异人。孔明以巾幗遗仲达，退丈夫为女子。余读《怕婆经》，进女子妒丈夫。世有都氏，吾愿事以箕帚。

成珪者，成规也。言天下之男子，未有不怕婆而能为丈夫，如公输不能拙规矩而成方圆。不怕则争，争则不和；夫妇不和，天地随之怨尤。盖怕之道，精言之为柔，直言之则为怕。然则，怕婆又何必为丈夫讳？揭一种新花样，定万世大规模，孰是慧男子，秉成规而善用之？

三握之吐，姬且负戾之周；七擒七纵，诸葛簿代之智。悍妇不殊强虏，非智宁能馭伏；保孤无异幼主，不周恶乎能全？鞠躬尽瘁，以忠臣行。良臣之心，任怨任劳，以巧人甘拙人之事。斯其为周智也。

颯者何类犬也！以继子而作难，何异疯犬？天下之生乎一体而怀二者，冷著甚矣。故冷姐继都颯而得矣。

且笑广主人识

目 录

序	1
说原	3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1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拓尤	11
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员外喜而复愁	24
第四回	
思疗妒鸩鷓置膳 欲除奸印信关防	36
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48
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嗟薄命玉杵计穷	62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露机关一场拷打	76
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89
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103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觴祸酿 弄虚脾继立事谐118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 成飙浪费继业132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度院地藏延宾150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殴亲172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188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200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213

第十七回

波斯阙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228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闾堂拜谢244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252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263

校点后记277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引首《满江红》

宋 儒作

须发男儿，率性处繇来凛冽。又何曾隐忍肤挠，
含容目警。胜负场中逞后先，英雄队里争豪杰。怎归
来见着俏浑家，汤浇雪。下虚心，犹未悦，任趋
承，还磨折。总甘心忍耐，敢生□□。可侮浑如系颈
羊，堪欺俨似藏头鳖。是何年，请得上方刀，把雌风
灭。

评：

此公颇有疗妒之志，然欲请剑上方，第恐缓不及事，仍类
寻常汉子。

这首《满江红》词，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单道着
人生于天地之间，受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性灵，至清至
明，至刚至劲。及其渐至壮年，又读了几多诗书，学了几
多世务，添了几多侠肠傲骨，义胆雄心，一毫也不少屈于
人，一些也不少弱于己，便是父母，也不肯让他分毫。不
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娶下一房妻室，便有了一个絨束，

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由他飞天也似的好汉，只索缩了一大半。这也不知甚么缘故？难道男子个个惧内、女人个个欺夫的？也是天生的古怪。

俗语道得好，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除了这事，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莫说别的，便是当时陈季常，是个大有意思的人，那个不相钦敬？独有这点上边，有些调停不来，每受了夫人的呵谴，难为到十生九死。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倚着通家好友，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思量劝那柳氏转来，走来道：“嫂嫂，夫乃妇之天……”，一缘二故，说得不上三五句话，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

这总是《狮吼记》的旧话，人人看过，个个晓得，却把来做一引子，小子也不十分细道。

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丈夫赛过了陈随，老婆赛过了柳夫人，他的家门颠末，又赛过《狮吼记》。虽则世上常情，亦是目今趋事。待我慢慢说来。有诗为证：

堪叹男儿力不支，诸凡事业任妻为。

假饶片语相挠处，历尽熬煎真可悲。

说话的，你又差了！依你这等说来，为人娶了一房妻小，不要他帮扶家室，终不然做个神厨儿，请他朝夕四拜，才是男儿力自支么？呀，看官，不是这等讲，若说朝夕四拜，端又是怕老婆的了。有一诗又道得好：

妻主内兮夫主外，夫耕妻织俱无怠。

丈夫一日身显荣，念及糟糠倍亲爱。
 宋弘之妻不自夸，自有知心宋弘在。
 怎知当世浇薄风，妻虽懒惰勤争功。
 自言家业皆由我，恃己多才凌老公。
 丈夫不幸无子息，自言有婿有内侄。
 堪叹白发已蒙头，尚不容夫亲外色。
 丈夫无奈假趋承，只恐貽笑遭人轻。
 后生莫道不惧内，事到其间难后生。

闲话休题。且说宋朝年间，临安府中有一处士，姓成名珪，表字廷玉，祖居虎林人氏。幼年孤苦，无倚无依，辛勤积攒，做些经纪生理。到了二旬之外，娶下一个妻子，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唤字公行，做人朴实，颇有财势，因开绸绢铺子，人人唤做都绢。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了一个小本经纪？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不乐虚花；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便是那都氏娘子，虽不是倾国倾城，却也如花似玉，一应做家，色色停当。只是一件，都氏从来娇养，况且成珪出身浅薄，家业皆得内助，惧内二字，自不必说了。

做亲后不多几年，夫唱妇随，做了千数家业。不期都老员外过世，舅舅都丽又小，绢铺没人管理，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仍旧开张缎铺。这友人姓周名智，表字君达，年纪与成珪仿佛，不相上下。做人性格温和，公平交易，店面上一发来得，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

元、不做文章的秀士；兼之出入银两半毫不苟，开得十多个年头，颇颇有利息。

一日，成珪道：“贤弟，你我忠心赤胆，开店多年，有本有利，并无芥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两下日久，终有结局。古言道得好，树大分枝。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析，有何不可？”周智道：“小弟得蒙提挈，凡事皆赖贤兄所赐，一任尊裁，但凭处分。”成珪道：“说那里话！本钱虽是我多，辛力却是你多。和你除原本外，均分馀利就是。”当日就盘算了帐目，点起货物，共有万金。两下各自分了明白。周智便移至大街，仍旧开张缎铺。成珪却懒于琐碎，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

说话之间，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是十多年后，两家生理更又不同，日兴日旺。只是一件，那周家莫说别的，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将次要嫁娶了；独这成宅夫妇，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都氏也称了院君，家里山场、田地、衣饰、金银，那件没有？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院君就像个羯狗，两下结亲四十馀年，屁也不曾放得一个。都氏也不着急，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我有偌大家私，年近六旬，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这事怎不教人着急！总是城隍庙、张仙祠、崔府君、定光佛，那处不立愿？那处不许经？一毫也不灵应。”况且院君性格不凡，看官们像也谅着七八分的光景，那些娶两头大、七大八、一妻一，莫说成员外，便是小子也开不

得口了！

一日，成员外闲居无事，春景融和，节届清明，时当寒食。那时独坐书斋，别无思想。忽然记得起来：“去年天竺进香，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至今将及一载，未及完纳，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即忙便请院君商议。

不多时，那都氏轻移莲步，缓动湘裙，来见员外。看他怎生打扮，《临江仙》为证：

杏脸全凭脂共粉，乌云间着银丝。荆钗裙布俭撑持，不为雌石季，也算女陶朱。真率由来无笑影，和同时带参差。问渠天性更何如？要知无妒意，溺器也教除。

成珪迎接之际，虽不尽摩，而其容貌，亦有《临江仙》词为证：

年齿虽然当耳顺，襟期尤似童龄。吴霜缕缕鬓边生。不因五斗粟，惯作折腰迎。绮思每涎蝴蝶梦，幽期惟恐莺闻。问渠来将是何名？畏妻都总管，惧内老将军。

都氏见了成珪，便问道：“你今独坐在此，请老娘为着何事？敢是早膳未进，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便又不敢开口。那都氏又问道：“莫非夜来受了风寒，敢是那边吃了哑药，不做声为着甚么？”成珪没奈何，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道：“院君有所不知，拙夫那里为着这些来。只因去岁天竺进香，没要紧为着子嗣

上，曾在白衣观音殿中，许下灯油幡袍良愿。适才记得起来，拙夫将欲告假一日，自往进香还愿。故此特请院君商议，别无他事。不知院君意下何如？”那都氏把个头低了一低，眉蹙了一蹙，便道：“烧香好事，但凭你去，何须和我说得。”掇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

成珪没奈何，只得舍着张风脸，上前一把拽住道：

“院君，这回肯不肯吩咐一个明白，如何竟自去了？”都氏道：“你自去便是了，难道我又来搅你？”成珪道：

“院君说那里话！拙夫若去，一定要请同行，如何擅自敢去！”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却也回嗔作喜道：“若要我去，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同去走遭？况且清明节近，往天竺就去坟上祭扫一回，却不一举两得？”成珪大喜道：“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有理有理！院君，我看此刻天色清爽，明日一定晴朗，就是来日，如何？”都氏道：“便是明日。你可亲自周宅去来，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

成珪应了一声，向外便走。都氏道：“转来。”成珪捉不住脚，倒退了二三步，道：“院、院君，还有甚么吩咐？”都氏道：“往常你出门去，亲自点香限刻，计路途远近，方敢出门。明日虽是烧香公务，料你不敢偷腥，只是有理不可缺，一遭误二遭故。”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颈项缩一缩，轻轻走到香笥里，取了一枝线香，战兢兢的点在炉内，道：“院君，拙夫去也。”都氏道：“还不快走！”唬得那成珪抱头鼠窜，一溜去了。都氏却自嘻

嘻的笑了一声，先到厨下，吩咐丫鬟小使道：“来日我们天竺进香，俱要早起整备，四辆肩舆、一应酒食，俱可早些安排，不可临时无措。”众婢仆齐齐应诺，不在话下。

却说成珪出得门来，又早夕阳西下、晚饭时光，只恐周宅往返归迟，有违香限，取责不便，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转弯抹角，过东转西，却才来到周宅门首。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两个门神，你眼看着我眼，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成珪捶了一会，里面深远，偏不见应。欲待转来，又恐误事；欲待等候，又恐违限。正是两难之际，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成珪慌忙张看，只见一个小厮，手中提个灯笼，正走出门。见成珪到来，小厮便唤道：

“我道是谁扣门，原来是成员外。连晚到此，定有贵干，请里面坐。”成珪道：“我来寻你员外，有事计议，可在家么？”小厮道：“员外与两位小官人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故此小人特地去请。员外进内略坐片时，便好相会。”成珪道：“既不在家，那里等得？你只替我说，明日接员外、院君天竺进香，我自去也。”那小厮那里知道成珪心上有事，一把的死命拽住道：“员外又不是他人，为何这等作客？员外不在，院君也在家下，晚饭也用一箸去。”

成珪再三不肯，小厮再四又留。正在喧嚷之际，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踱将出来。这何氏从适周门，一般赤手成家，帮助殷实，全不似都院君性格。有《临江仙》为证：

淡扫蛾眉排远岫，低垂蝉鬓轻云。星星凤眼碧波清，莺声娇欲溜，燕体步来轻。容貌可将秦、虢

比，贤才不愧曹卿。顺承妇道德如坤，蠢斯宜早振，麟趾尽堪征。

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不知甚事，出来一看，见是小厮留成员外，连忙相见，道个万福，把那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就留成珪进内敬坐。成珪见他殷勤相待，只得坐下，却才把个臀尖掂得一掂，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好生不安。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圣人道得好，有诸中，形诸外。何氏因是通家，自己陪坐。说不多闲话，丫鬟献过茶来。成珪道：“茶倒不必赐了，有件小事，特来致意：老夫奉拙荆之命，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就去祭扫荒陇，又兼老拙还愿。万乞早临，幸勿见阻。”何氏道：“荷蒙宠招，本当趋命，奈拙夫未回，未及详审，不敢擅专。少顷归家，即当转申美意，定须遵命。”

丫鬟报道：“酒肴已备，请院君主席。”何氏便道：“员外到来，无甚款待，聊备鲁酒，幸勿见嫌。”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兼之淳善，暗想道：“我这些须之事，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不敢造次应允，别事俱各可知。偏我命中驳杂，娶着这个老乞婆，恁般顽劣，恁般泼悍！我今出来多时，线香已应完了，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若再吃酒，岂不愈深其疑？”正是不想也罢，想到这个田地，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脑背后失了七魄，两耳通红，五内火热，忙忙的回复“不消”，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望外便走。

何氏正留不住，已在作别之际，只见灯光之下，又早周智回也。二子随后亦来。且看周智怎生模样，《临江仙》为证：

布袜青袍多俭朴，衣冠楚楚堪钦。谦恭虚己颇温存，虽当酩酊后，到底有规箴。二子多才骐与骥，一双白璧南金。联芳棠棣许趋庭，从来夸两仲，不负二难称。

成珪见周智到来，只得住脚。周智拜揖道：“贤兄光顾，失迎莫罪。”便对何氏道：“伯伯到来，不比外客，为何不见一些汤水？”倚着酒醉，兼着真情，一把拖了成珪，把个妻子、婢仆翻天搅地的骂个不了。倒叫成珪目瞪口呆，劝又劝不止，辞又辞不脱，被他拖来拽去，弄得头也生疼，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只把进香之事，忙忙说了一遍。见周智满口应允，便要立誓辞回。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故意不放，正像打破砂锅，直问到底道：

“是为何这等执拗，不肯用些酒去？定要说明白。”成珪被逼不过，没奈何回复道：“老弟是个极聪明的人，定要区区细说？这时不回，今晚可是安睡得的？”周智原是个爽脆的人，便道：“是了，是了，贤兄实欲回归，恭敬不如从命了。”就着个家僮，提了灯笼送成珪归家。仍从旧路飞奔上前，心中春熟了一石多凹谷。

不觉已到自己门首。交付了小厮回去，众主管俱来迎接，问道：“员外出去多时，毕竟不曾晚膳，敢是饿也？快办酒肴。”成珪道：“这倒犹可，院君可安静么？”那

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也有骨嘟嘴的，不知为着何事。成珪见不是头，连忙又问几声，那主管道：“自从员外出去，院君里面不知为甚吱喳了好一会，还未息哩！”成珪听了这句风声，却似雪狮子向火，酥了一大半，慌得个手脚无措，口中虽是不言，心内好生着急，暗自忖道：“今日迟归，原是自己不是，少间院君若是有些出言吐语，倒也还好承受；倘或求免不脱，动起向日家伙，免不得面门上带些青紫，明日进香甚么体面！”只得叹口气道：“罢了，罢了，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他。正是那：青龙与白虎同行，喜鹊与乌鸦齐噪。

不知主何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总评：

成、何相对数语，心口已觉恍然。

以待窠妓之心体贴妻妾，便是天下第一美丈夫；若将待妻妾之心体贴父母，便是千古第一孝顺子。试观成珪之惧公守法，即比之上古忠臣、孝子，未之过也，惜世用此不用彼，让古(人)独享美名。虽然，此样阿妈，不是妻子，应是前世娘转身，讨忤逆债尔。今人不孝父母者，曷其鉴诸？